

第三十三回 失首飾節女受苦 醫太后賢臣逞能

卻說善靈來見燕玉曰：「請小姐到我房裁衣。」燕玉曰：「既要裁衣，可拿來這裡裁罷。」善靈曰：「因要裁三件衣服，好一番耽擱，又好在我那裡攏合，免得零星失落。」小姐稱是，遂同江三嫂等把門鎖上，齊到前面方丈。小姐用心裁剪畢，方同江三嫂等取針線攏合。眾尼各自做工，後邊竟無人進去。按庵中有一位香公，名喚曾七，年六旬，有一子名曾黎，做豆腐生意，最好賭紙牌，不安本業。曾七自五年前在此，香公因尼姑窮苦，卻就相安無事。不料劉燕玉那夜到庵，曾七在窗外窺得拜匣內首飾，值銀不下三四百銀，他就起不良之心；買了一把鎖匙，察知拜匣鎖匙江三嫂藏在席上。是日見劉小姐同眾尼俱在前邊，便潛到後房偷看，開了鎖，推開房門進內；見拜匣放在三嫂牀上。曾七揭開席，取過小鎖匙，又取出一塊方帕，將匣內首飾盡傾帕內包好步然後把匣蓋上，仍放原處，小鎖匙仍放席上，出門將門鎖上，把首飾帶回家，交其子曾黎，囑其變賣做本錢，休再賭蕩。自己趕回庵中，佯睡在牀。

劉小姐、江三嫂直至日斜西方回房來。三嫂欲把匣取放桌上，覺得甚輕鬆，吃驚謂小姐曰：「匣內首飾被哪賊子盡行取去。」小姐不信曰：「房門拜匣鎖好，首飾必在匣內，怎能失脫？」江三嫂把匣向小姐面前一搖，曰：「裡面無聲，哪有首飾。」小姐面上失色曰：「這賊青怪！」忙向席上取出鎖匙，開匣一看，已是空空。江三嫂著急吶喊曰：「哪個欺心賊，把六七百兩銀首飾盜去，氣殺我啊。」眾尼俱來問故，劉小姐把拜匣與眾尼觀看，曰：「我們往那邊做衣服，不知哪個賊開門鎖並匣鎖，首飾盡皆盜去，卻又把鎖仍然鎖好。」三嫂呼天叫地喊曰：「那明顯是裡面賊，方知小鎖匙放在席下。」眾尼楞然曰：「此間從無外人進來，我們未嘗失脫錢物。」善靈沉吟曰：「賊人既得入房，何不連匣取去？哪有良心留下拜匣，又把拜匣各鎖鎖好？莫非前日來的心慌，忘記帶首飾來，仍放在府上麼？」三嫂聞言，將嘴一奴曰：「前日與眾人開看，滿匣首飾何止值六七百兩銀。眾人眼同觀看，怎說無有帶來！明是裡面人存心盜取，真是天殺的賊子！」善靈曰：「我今日同在外邊，不管閒事。」說罷，親自退出。劉小姐掉下幾滴淚來，三嫂號哭帶罵，二人連飯亦不吃。劉小姐對三嫂曰：「今已失脫，哭辦無處討回，反惹尼姑厭煩，安身不便。總是我的命苦，忍耐為上。」江三嫂曰：「數百兩一旦失脫，我還要咒罵，如何容易干休！」是夜，直罵到二更方纔安寢。

次日起來，卻又叫罵，善靈明知小姐手內乏缺，無有出息，又見江三嫂喧鬧，忍不住向前曰：「我若不說，爾等只道我是癡呆。世上哪有良心賊，只取汝首飾，不取別物，又各鎖鎖好？分明是爾等把首飾藏過別處，詐稱被盜。明是嫌我出家人清淡日食，若有好去處，便可別尋安身，何必詐稱被盜爭鬧。」江三嫂心中火發，即要回答，劉小姐扯進房內懇求曰：「出家人最是惡毒，若再較鬧，恐他到我府中出首，我便無有安身之所，且忍耐就是。」江三嫂祇得忍氣吞聲，買了許多香燭，旦夕在佛前許願，責那盜首飾賊子自己拓認報應。後來未致兩月餘，曾七忽然狂言亂語，打得面青頭腫，自招伊心不良，盜取劉小姐鈞件，與兒子為本錢，是故天所以責罰我父子負心，日後為乞而死。眾尼方知劉小姐受屈，扭曾七送還伊家中調治。曾黎賭蕩，財本俱盡，祇得沿街求乞，此是後話，不表。

善靈見小姐手內乏缺，不好趕出，不管輕重生話，盡令劉小姐、江三嫂去做，速要打雞罵狗，罵他二人。劉小姐忍氣，漿洗衣服，粗重生活，輯力勤揮。幸江進喜不的送些碎銀，小姐即轉送善靈，取其喜悅。即幾件好衣碾幾亦儲續典質，交善靈應用，真是受苦難言，不表。

且說鄺明堂自入翰林，因學力太高，合院翰林稱他為飛虎大將軍。朝中官員多有求其批點文字，又有士子聞他寬宏，亦送文字求其批評，明堂並不推辭。

再說劉皇后原上是界織女，因與金童有約，故降生為皇后。成親已有七年，成宗待之，甚是相得。幸是年六月，劉后已懷孕八個月，帝暗喜。無奈劉皇后壽緣已盡，至六月初二日，小產墜胎，卻是男身，成宗天子甚為可惜。不料劉后又患血崩，日夜不止，疼痛難當，太醫下藥，日重一日。至初六初七，更加癱楚，哀叫不已。至晚上燈後，皇后自知垂危，勉強坐於牀上，令宮女請帝駕前來了有話奉聞。帶即起身，方到門口，皇后令二宮女擋住曰：「臣妾染此惡宿，陛下不可進來。臣妾命在須臾，只有二事懇求陛下留意。」成宗泣曰：「卿有事只管奏來！」劉后曰：「臣妾年二十三歲；陛下恩愛七年，天下母儀，死亦瞑目。但陛下須有皇嗣，況太后大壽在邇，臣妾若死，即選擇賢德福澤之女，立為正官方安，萬勿延道。臣父乃是武將，又係汗馬出身，不識不法，今年又老，傲事頗顛，倘有差錯，赦其還鄉。臣妾雖死，當保佑皇后早生貴子。」成宗泣曰：「御妻為著生產亡身，此朕薄福累卿。國丈若有甚事，朕當加息，決不有負。」說罷，退回殿上坐下。

劉后倒在牀上，叫苦連天，太后十分傷感。至三更，劉后自斃，帝大放悲傷，太后為其哭泣，令以皇后禮收殮。著禮部官照皇后禮傳詔天下，禁奏鼓樂，舉哀發喪。次早，劉捷悲傷，自知失勢，即當辭官免禍。

禮備喪葬完畢，時太后年五十八歲，感念皇后賢淑，血崩慘死，又恨自己後年不好作大壽，因此患病。太醫恐年老衰弱，用溫源固本，人參為主，醫治七八日，太后被參氣攻迫，積胸塞肺，不能飲食，滿面熱極，氣又逆上，屢次暈去。第八夜三更後暈醒，把後事對成宗曰：「宋君因貪酒好色，不聽忠言，故江山屬我。俺死後，須當大展乾坤，聽信老誠忠禮，關心民瘼，倘失君道，求為匹夫而不可得。」成宗泣慰曰：「太后何出不吉之言，若用心醫治，自可痊癒。」太后曰：「哀家胸上結了一塊氣，屢逆上來，看來大命難保。」言罷，昏沉睡去。

成宗退出，憂悶不已，坐至五更臨朝，謂眾官曰：「太后患病六七日；太醫醫治無效，反加沉重，說出辭世之語。朕方寸俱亂。爾等若有交結良醫。可即保薦醫治，若得症安，薦官亦有封賞，不必挨延。」眾官俱思，太醫無效，那有敢薦？連問數聲，無人答應。只見梁相啟奏曰：「臣受兩世厚恩，願保一人，醫治太后，可奪全安。」成宗喜曰：「老先生乃老誠大臣，見識沉潛，未知所薦何人，可速奏來。」梁相奏曰：「臣自招鄺君玉入門，凡有男婦老幼大小病症，俱是小婿診脈，用藥一劑不痊，兩劑病鄂除根，看來醫道頗精，陛下可即調用。」成宗大驚曰：「不是寡人多疑，爾想鄺君玉年輕，既是文字精通，焉有心思學習脈理醫道？」梁相奏曰：「老臣非敢妄奏，實不忍太后垂危，乞陛下任用，斷不至有誤。」祁相奏曰：「梁公做事仔細，鄺君玉慮事周全，望陛下任其醫治，諒無誤事。」成宗曰：「既二卿所奏，朕當聽從，就煩梁先生宣召君玉前來。」

梁相領旨，即出午門，上轎回府，對鄺明堂說明前事，曰：「今特選賢婿入宮看脈。」明堂尚未完應，

打算，太后年已六旬，太醫尚不能調治，爾婿雖知脈理，豈能醫險？倘有差錯，性命難保，不若勿去為妙。」景氏亦埋怨曰：「太師果然多事，眾官無人敢薦，便是不好事情，爾卻領賢婿當此險事。」梁相曰：「若是朋友患病，我即不言；奈君臣猶如父子，譬如父母有事，為子者豈忍坐視不救？況明堂作事仔細，斷不差錯。」明堂喚女婢取冠服前來，曰：「不妨事，憑著三指診脈，若可醫，我方為其下藥。」

翁婿下了轎，梁相上殿奏曰：「鄺君玉已在午門候旨。」帝宣入朝。拜畢，帝宣上前曰：「卿用心醫治；太后若得痊安，朕自當封賞。」鄺君曰：「待臣入宮診脈，便有處治。」帝著文武散去，即上擎。明堂步行，隨入內宮。原來有八名太醫在偏殿公議下藥，便同出接駕。帝下擎，令太醫往偏殿伺候，聯引鄺卿入宮診脈。明堂隨帝入萬壽宮太后臥房內，賜坐旁邊。明堂奏曰：「待臣診脈，方知委曲。」帝揭開龍帳，安頓定牀前，復又把龍帳放下。明堂到牀前跪下，帝候其左右診脈。明堂曰：「請太后容顏一觀。」帝連忙揭開龍帳，明堂近前細看，見太后昏沉睡著，面紅唇紫；明堂舉掌向太后頭上摸去，甚熱，即奏曰：「太后病雖沉重，若敬服臣的藥，管教三劑藥病就好了大半。」帝疑信相半曰：「卿可用心派蘊，薦得平安，自有不貲封賞。」明堂坐在旁邊，暗思太后身體壯健，只因悲傷過度染病，而太醫所有藥草，盡是參湯，故不奏效，遂開了一劑破散藥方。內監呈上御前，天子見了藥龍，大驚，對明堂曰：「此方俱是破散藥料，少壯人可服；太后年經六旬，難免衰弱，須溫源固本。現病勢垂危，再服此藥，倘有不虞，利害不小。」明堂奏曰：「太后本無大病，實被參氣所迫，熱氣逆上，胸膈滿漲。須先用破散方消其參氣，次用消食方消其積食，氣便和平，再略進溫補大劑便愈。望陛下不必疑心。」成宗曰：「卿言雖善，奈太后年高，朕終不放心。今有眾太醫俱在偏殿，可把此方帶出，與太醫議妥，然後可服。」明堂奏曰：「太醫非不盡心，緣錯認太后虛弱，此方決不敢用。乞陛下速自決斷，方不有誤。」成宗曰：「獨見者偏，眾見者明。」就令內監權昌：「將此方與哪卿同見眾太醫商議為妥。」

明堂即同權昌來到偏殿，眾太醫見禮敘坐。權昌先傳出聖諭，後把哪翰林藥方獻出。眾太醫看畢，搖頭吐舌，各曰：「少年好不兇狠，敢用此砒藥方。」即對權昌曰：「煩公公奏知天子，我等醫病，但知老年人患病，務須溫源固本，今鄺翰林所用，俱是破散，我等不敢商議。若服此藥，與我等無干。」鄺明堂暗笑太醫不識診脈，反要怪他人錯用藥料，真可謂庸醫誤殺人。即答曰：「學生愚見，此藥並無差錯，我敢獨任其咎。」眾太醫因念其是翰林，又是梁相的愛婿，遂不敢多言。內有兩個老的，勸確明堂曰：「老先生既自任咎，我等無干涉，但太后年老，須當固本為妙。」鄺明堂曰：「愚意必用此藥，方能應效。」遂同權昌繳旨。

未知如何醫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